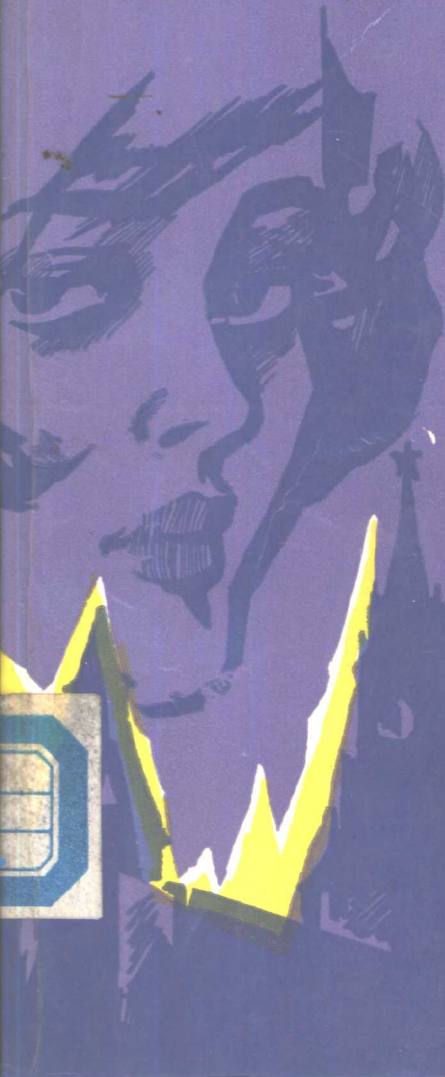


红场

〔美〕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克·内兹南斯基



红场

〔美〕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克·内兹南斯基著

陈 锋 翟志海译

作家出版社

红 场

作者:〔美国〕爱德华·托波尔

弗里德里克·内兹南斯基

译者:陈 锋 翟志海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秦 龙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文字603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375 插页:2

字数:273千

版次: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4—9/I·23

统一书号:10248·0211

印数:0001—26,000册

定价:2.6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1982年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的连襟茨维贡突然死去。克格勃向苏共政治局汇报说是茨维贡自杀身亡。勃列日涅夫指定特别侦查员沙姆拉耶夫重新调查此案。沙姆拉耶夫初步调查茨维贡并非自杀，可能是他杀。在深入调查中，他不断排除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干扰，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与此同时，他本人却惨死于一次并非偶然的车祸。

由于两位作者在苏联国内的特殊身分和经历，本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况。自1983年在西方出版后，很长时间为西方的畅销书，被西方一些著名书评家誉为近年来最出色的侦探小说之一。

目 录

第一部分	茨维贡之死	1
第二部分	案 疑	42
第三部分	着手调查	84
第四部分	追踪谋杀者	155
第五部分	“新事业”政府	232
第六部分	劳改营来的新郎	305
第七部分	前往西柏林	416
第八部分	尾 声	451

第一部分

茨维贡之死

索契，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十五分。

绝 密
加 急

用特别军事电报拍发

索契市克拉斯诺达尔区泽姆丘日纳亚旅馆六
〇五号房间伊戈尔·伊奥西福维奇·沙姆拉耶夫
特别侦查员：

苏联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命令你对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塞姆扬·茨维贡的死亡原因进
行调查。立即飞返。以后再同女孩子鬼混吧。

苏联最高检察院侦查局
局长赫尔曼·卡拉科兹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莫斯科

我在睡眠惺忪中把这封电报看了三遍。只有赫尔曼·
卡拉科兹这种混蛋才会在特别军事电报中这样谈论女人。

这封电报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从苏军总参谋部发到了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阿加波夫那里，并由他的副官阿维尔扬诺夫少校和两位大衣上缀着上尉肩章的军官送到了我手上。

电报用蜡密封着，上面还盖有“绝密”字样，尽管如此，这些大兵无疑已知道里面的内容了。难怪他们这会儿在我的房间里，看到斯维特洛夫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看到年轻的马戏团女演员尼娜蜷缩在我床上的单子下，正相互挤眉弄眼傻笑呢。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的样子十分滑稽可笑：一个是马拉特·斯维特洛夫——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第三处处长，另一个是我自己——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特别侦查员伊戈尔·沙姆拉耶夫。此外还有尼娜——一个年仅十八岁的杂技大师（斯维特洛夫天快亮闯进我房间时管她叫“小乖乖”），躺在床单下的那副模样，还是一个十足的小女孩。桌子上放着几个喝空了的白兰地酒瓶。我琢磨着，得赶快把这几个大兵赶出房间去，否则他们没羞没臊地傻笑起来会没完没了。

我清了清嗓子说道：“好吧，小伙子们！你们到大厅坐着去吧，我马上就下去。”

“沙姆拉耶夫同志，”阿维尔扬诺夫少校说道，“司令员命令我们立即把你送到阿德勒机场。有架飞机正在那里等着你。路实在太滑，你只有乘坐履带车去那里了。这样，你只有十五分钟打点行装的时间。你得把房间钥匙交给别人，还要……”

“该干些什么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打断了少校的话。我

用不着他告诉我怎样甩掉一个女孩子。

他说的倒是实话。两天前，索契的气温急剧下降，又下了一场大雪，城里的交通全瘫痪了。公共汽车停驶，学校关门，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路上打着雪仗，玩得可开心了。但对步兵输送车的履带来说，索契的大雪实际上毫不在话下。出现任何紧急情况，军队都有对付的办法。

“到楼下等着我。”我说完后，目送他们走出了房间。我走进卫生间，手中还攥着那封该死的电报。封口蜡掉下一些，不知怎么进了我拖鞋里，直硌脚。我把拖鞋踢在一边，光脚回到屋里，打算唤醒仍在鼾声大作的斯维特洛夫。我把电报塞到他手中。想让他在我洗澡的当儿看看电报。可斯维特洛夫眼也没睁，嘟囔着骂了一句，翻身冲着墙又睡开了。这我倒不奇怪，因为他才刚睡了三个小时。在这之前，他为了逮捕索契地下市场的头头们，一连干了二十四个小时。正是为了这件事，他头天晚上飞来了索契。因此，我不得不去打开百页窗和窗户。这样，“小乖乖”和斯维特洛夫就会很快醒来的。天哪！屋外一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色啊！白雪挂满了棕榈树梢，也在旅馆海滩上那从阿纳帕运来的著名金沙上厚厚盖上了一层。黑海的波浪拍打着沙滩，吞噬着水边冰层上的积雪。

泽姆丘日纳亚旅馆是七年前专为外国人盖的，是一座最现代化的疗养院。但建成时，缓和已经失败，外国游客急剧减少。谢天谢地，苏联人也可以住进这座近乎西方标准的豪华建筑了。当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都能住进来。夏天

能在这儿开出房间的，除了官职极高的党的领导人外，只有操纵黑市的大头目了。我同这两种人都不沾边，因此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好在冬天给自己订了一个房间。所以，我从一月十日开始，在这里躲避着莫斯科冰冷刺骨的寒冬。一月十三日即东正教旧历新年这天，这里天气十分暖和，连夹竹桃也开了花。在黄杨树覆盖下的绿荫道上，克拉斯诺达尔的秃头老板们用标有出口字样的谢斯——科巴尔斯酒和上等的小龙虾，款待外高加索地下交易网的“重要”客人。显然，他们正在进行着某种地下交易，我虽然是最高检察院的侦查员，但又何必在度假的时候去管这种闲事呢！你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吧，刚把一个人送去审判，马上又会有别的人顶替他的位置。见他妈的鬼去吧！在泽姆丘日纳亚，我搞到了一间面对大海带阳台的房间和住在附近演员疗养院的尼娜。可是，旧历新年刚刚过去，一切突然开始发生了变化。首先，四处传遍了关于莫斯科进行“小瀑布行动”的谣言，黑市老板们纷纷下狱（就连索契这里，饭馆也开始门庭冷落了）。接着，全城又受到了暴风雪的袭击，海滩上变得空空荡荡。昨天凌晨四点整，斯维特洛夫突然闯进我的房间，一气灌了一杯白兰地，然后说他带来了一支特别警察队，准备逮捕索契的秘密犯罪分子。接着，他又象唧唧喳喳的小鸟，一气告诉我说，警察系统中正流传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塞姆扬·茨维贡将军自杀了。据说，党中央书记米哈依尔·苏斯洛夫掌握了茨维贡同那些黑市交易有牵连的证据，后者因

此开枪打死了自己。

但我当时对这个传闻不以为然。有谁听说过我们政府中有人会自杀呢？更不用说茨维贡这个克格勃的头子了。但此刻，我手中拿着这封上面有两道表示高度机密的红杠的电报，却不禁有些相信了。

为什么总检察长要让我去干这件事，而不让他身边的其他专家，如巴克拉诺夫、雷佐夫和克梅尔尼茨基去干呢？为什么这封电报不通过邮政系统，甚至也不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电报系统，而要通过军用电报系统来拍发呢？为什么如此急迫？而且又是军队护送，又是履带军车，甚至在阿德勒还准备了一架专机，我俨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一样。为什么报纸还不发表茨维贡的讣告？见鬼，那个阿维尔扬诺夫少校手中拿了一份今天的《真理报》，而我眼见他走出我房间，却没向他讨来看看……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斯维特洛夫说的传闻属实，那只好乞求上苍保佑了。果真如此，我该怎么办呢——去审问苏斯洛夫？指控他逼迫茨维贡自杀？不，如果他确是自杀身亡，而且此事又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本人的默许，那么他们就不会把我这样的无名小辈搞到这种拜占庭式的案件中来了。上天有眼，此事必定涉及到与苏斯洛夫无关的某件事！但会是什么事呢？也许他是正和什么姑娘胡搞时丧的命，或许是那个姑娘搞他的时候……？

尼娜开始在床上挪动起来，她冻得蜷缩起双腿，可怜巴巴地说：“伊戈尔，给我盖上点，我冷。”

我诅咒着这种官差，也诅咒着卡拉科兹——真想不出，

为什么为了茨维贡之流要害得我扔下如此妩媚的姑娘和如此舒适的旅馆房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他们唤醒了！

马拉特的鼾声这时也停了下来，长沙发上传来了他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发酒疯还是怎么着？快关上窗户！”

他睁开眼，看见了手边那封带有两道红杠的电报，懵懵懂懂看了一眼，然后腾地坐了起来，低低地吹了声口哨：“噢，原来如此。”

斯维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抓问题本质确实很快。我花了八分钟以及天知道灌了多少海风，才认识到自己被卷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漩涡，而他只用了一秒钟就明白了一切。而且请记住，他是在把索契疗养商业系统的头头们，该地区供销公司的经理们和内务部在索契的反贪污局局长马卡罗夫少校一个个从床上掀起来后，一直干到凌晨三点才睡觉的。他担心索契的黑组织进行报复，决定不回他下榻的旅馆，因为被捕人员的家属可能正拿着刀子或数千卢布的贿金在那里等着他呢。于是，他来到我的旅馆房间，一头栽在沙发上睡着了。三个小时的觉后，他只需要几秒钟就明白了一切，并且说：“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过不是，我闻着红场上的味儿就不对！”

这时，有人不停地敲门。我把门拉开一道缝。

“沙姆拉耶夫同志，”阿维尔扬诺夫说道，“飞机正等着呢。”

“我知道，”我生气地说，“给我送一份今天的《真理报》

来。”

对副官就要拿出对付副官那一套。不一会儿，他又来敲门了，但没朝屋里看。他把报纸递给走到门口的斯维特洛夫。我甚至都没朝卫生间外看一眼：他们可以等着嘛。我冲了个冷水澡，仔细刮着脸，同时听着斯维特洛夫站在门道给我念那段关于茨维贡死亡的报道：

“苏联政府遭受一个重大损失。我们沉痛地宣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塞姆扬·库兹米奇·茨维贡将军，在长期重病之后，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逝世。四十多年来，S·K·茨维贡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的安全，兢兢业业，做出了巨大努力。他于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在敖德萨地区的一所中学担任过教员和校长。一九三九年，党派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从那以后，他的一生就同契卡艰苦而复杂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南部、南部、北高加索、斯大林格勒、顿河和西部战线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他积极参加了敌后游击运动。战后，他在摩尔达维亚、塔吉克和阿塞拜疆的安全机构中担任过领导职务。一九六七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又任第一副主席。党和国家的忠实仆人——塞姆扬·库兹米奇·茨维贡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苏联保安人员和全体苏联公民的心中。签名：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阿利耶夫，布加耶夫，谢洛科夫等等以及一大串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的名字。”

我感到不安起来。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都没有在讣告上签名。这意味着，茨维贡的名字不会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而且这也意味着，他没有患过什么“长期重病”——毕竟，对一个人总不会因为他患过病而在死后对他进行惩罚吧。除此之外，我也不曾记得茨维贡有过因病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这一套显然是《真理报》编造出来的。或者他真是自杀身亡，或者更可能的是，他因纵欲过度而引起心脏病发作，加上饮酒过量而使病情恶化。苏联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佩雷耶夫就曾有过同样的遭遇。他当时的年龄同茨维贡现在相仿佛。他在蒸气浴室中同一群姑娘纵欲乱搞，为此把命也赔上了。我们不喜欢把这样的事四处张扬，当着老百姓的面揭政府官员们的丑事会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出其中的奥妙了吗？”斯维特洛夫问道，“勃列日涅夫没在他连襟的讣告上签名！想必茨维贡给勃列日涅夫惹了什么麻烦。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派飞机来接你呢？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对我来说，这架飞机可来得太是时候了。你可以捎上我和我的犯人一起走。我马上去打电话把我的人叫起来，让他们把犯人从监狱中提出来。”

“嘿，你们二位！出什么事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尼娜，穿着我的睡衣和拖鞋站在卫生间门口，冻得直哆嗦。睡衣一直拖到她膝盖下面，当她的晨衣倒是蛮合适，只是她的胳膊只伸到松松垮垮的袖子的一半处。她的确还是个孩子，哪象个情人呢。

“冻死我了，能让我用用厕所吗？”

“你去吧，小妹妹，”斯维特洛夫倒很干脆，“你看过这封电报吗？祖国正召唤伊戈尔去干一番英雄业绩。十分钟后，我同他一起坐飞机去莫斯科。亲他一下，跟他告别吧。你上完厕所就穿上衣服。我们顺路把你送回疗养院，然后我们动身去为党和政府效劳。明白了吗？”

“为什么？”她问道，圆圆的蓝眼珠中透出一丝不快的神色。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斯维特洛夫说。

“可我也要 go 莫斯科！”她说道。

斯维特洛夫望望我，看我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在索契寻花问柳是一回事，但带着这个姑娘和我一起去莫斯科就又是一回事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我多半是独身一人，但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那十四岁的儿子安东要来和我住在一起，而尼娜也要住在那里。说起来，他比她还高呢。可不么！她会成为他的女朋友的！

“尼娜，”我尽量把口气放得温和些，“你瞧，你还有一天的假日没过呢。再过一两天，天又要变暖了。你可以去晒太阳，去海水浴场……而在莫斯科你能干什么呢？那里一片冰雪世界，冷得要死。再说，我毕竟还要干工作呀。”

“你不觉得害臊吗？”她突然象个大人似的说道，“马拉特不过抓了一伙小偷，还要躲进我们的旅馆房间，避开他们的朋友。他也许是个民警上校，可他还害怕呢。难道你忍

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你都要走，我能留在这里吗？”

马拉特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

“好！”他说道，“小乖乖说起话来呀……”他眼睛骨碌骨碌转着，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尼娜，然后，就象在他那内务部办公室一样，突然宣布：“好吧，小妹妹。你说得对。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他转过身对我说，“老伙计，你得了便宜，就得付出代价，只好这样了！”

这又是斯维特洛夫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他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就决不再坚持。我们过去相处过很长时间，特别是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那时，斯维特洛夫是莫斯科的克拉斯那亚——普莱斯亚区警察局的一名侦警，我则是那个区检察院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有时候，斯维特洛夫会想出一些引诱罪犯出洞的出色计划，或者提出一些他认为能抓住罪犯的“强有力”措施来。但是只要一有人指出其中的纰漏，斯维特洛夫就会二话不说，推倒整个计划，再拿出个新计划。我很早就注意到，只有非常能干和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如此行事，而斯维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来被提拔为刑事侦查局一个处的处长，两年半前又扛上了上校肩章，但这时他也没有丢掉这种美德。两年半前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联合行动中办案（我们花了十天之久才找到一名被毒品走私者绑架了的年轻新闻记者：瓦季姆·贝尔京。此人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宠爱）。他没有沾染上官僚者们无一例外带有的那种狂妄自大习气。

五分钟后，步兵输送车的履带已在索契从未有过的厚

厚积雪中破路前进了。我们快速驶到监狱，装上斯维特洛夫的“伙计们”和犯人，然后又到了疗养所，带上尼娜的日常用品。

同日，上午六时三十五分至九时零五分。

我不打算细述从索契到机场一路上的情况。我倒要援引斯维特洛夫在其正式的刑事侦查局报告中准确而简练的叙述。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阿加波夫将军的帮助下，我们用装甲人员输送车把犯人从索契押送到了阿德勒机场。山路已完全被大雪覆盖，特别是在马采斯塔、霍斯塔和库代斯之间的那些地段更是如此。在此情况下，犯人和我处人员忘我地清除着路上的积雪，有时甚至要冒相当的生命危险。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犯人从索契地区送到阿德勒机场的运输机上，否则他们有可能在被押期间被非法释放。同样多亏了阿加波夫将军的帮助，我们才得到了那架飞机。我建议以内务部的名义向阿加波夫将军发一封感谢信。同时我还建议，在这些犯人单独关押待审之前，应该考虑他们曾主动配合我处工作人员的情况……”

阿德勒，上午九时零五分。

阿德勒机场候机室里挤满了旅客。一连三天的恶劣气候和大雪，使人们无法离开这个黑海海岸。他们躺在地板

和窗台上。孩子们尖声地哭叫着。疲惫不堪的旅客大叫大嚷，向尴尬的机场官员发泄着他们的不满。行李间的许多箱子中都满满地装着柑桔和鲜花，当地的投机商准备把它们带到北方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摩曼斯克，以三卢布一份的高价出售——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开始霉烂了。换句话说，烂掉的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卢布。遇上这种鬼天气，随你拿出多少钱来贿赂也无法让这些货物运到目的地。绝望的黑市投机商们在饭馆中愁肠满腹地喝着白兰地。整个机场，只有这儿你可以出上一瓶法国白兰地的价钱，坐在椅子上至少消磨上两、三个小时……

这时，我们——也就是斯维特洛夫那帮人、犯人、尼娜以及我本人，在一队军人的护送下——被悄悄领进到机场候机厅一楼一间专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保留的特别候机室。这里有舒适的皮沙发、地毯、鲜花和一台装有纳尔赞矿泉水的电冰箱。

透过窗户，我们看到机场已被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一条跑道被陆军用推土机清扫了出来，一架雅克一四〇型飞机停在那里，引擎微微发动着。犯人们很清楚，任何当地关系此刻也帮不上他们的忙，他们就要被押进这架专机，送到莫斯科去了。如果说，他们早先在山路上表现的合作态度并非完全出于帮助警察的愿望，同样也是为了救他们自己的命的话（说起来那条路是紧贴在海边修建的，在每一个拐弯处我们都很容易摔到山下黑海中的冰丘上去，连黑海也出人意料地结了冰），那么此时此刻，这十几名黑市英雄们